

881.757
4506

世界文學名著

比利時短篇小說集

皮思等著

戴望舒選譯

BELGIAN SHORT
STORIES

By

CYRIEL BUYSSÉ & OTHER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TAI WANG SHU

世界文學名著

比利時短篇小說集

德 魯 魯 著
顧 聖 明 譯



世界文學名著

比利時短篇小說集

小引

在比利時，主要的語言有兩種；北部弗蘭特爾 (Flandre) 是講與荷蘭文很接近的弗蘭特爾文，南華隆尼 (Wallonie) 則講法文。

一千八百三十一年比利時獨立以前，在文學上，比利時也沒有獨立的地位。在強鄰侵佔之下，國事紛亂之中，文學之不振乃是一件必然之事。就是偶然有幾個傑出的人才，因為比國沒有一種特別的文字這關係，也不被人視在比利時作家。如福華沙 (Froissart)、高米納 (Commynes)、約翰·勒麥爾 (John Lemaire) 之祇被列入法蘭西文學史中，便是一個顯然的例子。

比利時文學之取得獨立的地位，她的開始與起她的文學運動，她的漸漸地引起世界文壇的注意，祇是一件很近的事。這祇有短短的四五十年的歷史。然而，在這個短短的時期中，比利時卻產生了不少傑出的人才：西里艾·皮思、費里克思·諦麥爾芒、魏爾哈命、梅德林克、勒穆尼等等，都已

經不是一國的作家，而是世界的作家了。

本集中所選譯的，都是近六十年來最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爲編譯上的便利起見，我把這集子分爲上下兩編：上編是用弗蘭特爾文寫作的作家們，其中可分爲兩個系代，即「今日與明日」系代（Van nu en straks）和新系代。前者爲皮思、德林克、都散、倍凱爾曼諸人，後者則選錄了昂佛爾、諦麥爾芒、克尼思等三人。下編則爲用法文寫作的作家們。其中包含浪漫派的特各司德、象徵派的梅德林克及魏爾哈倫，寫實派的德穆爾特、克安司等，民衆派的勒穆尼，近代派的海倫思等等。但是，把比利時作家們這樣地劃分爲兩部，卻並不是說比利時文學有着一個不統一的現象。牠雖則是用兩種不同的文字來表現，但在精神上，氣質上，卻依然還是整個的，有着和別國文學不同的獨特性。

一九三四年八月譯者

目次

孤獨者	一
貝爾洛勃之歌	二〇
遲暮的牧歌	三一
溺死的姑娘	四七
聖誕節的晚上	六六
住持的酒窖	七九
烏朗司畢該爾	八六
法布爾·德格朗丁之歌	一〇九

薇爾村的靈魂·····	一三一
善終旅店·····	一四〇
嬰兒殺戮·····	一四八
朗勃蘭的功課·····	一六三
紅石竹花·····	一八三
公雞·····	二〇五
新聞·····	二〇八
衝擊·····	二一三
魔燈·····	二二三
名將軍·····	二二九
秋暮·····	二三九
小笛·····	二五五

孤獨者（西里艾爾·皮思）

西里艾爾·皮思 (Cyril Buysse) 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九月二十日生於東部弗朗特蘭之奈佛萊 (New-
ele) 是女詩人和女小說家羅莎麗·洛佛琳 (Rosalie Loveling) 及維吉妮·洛佛琳 (Virginie Loveling)
的內姪，曾和維吉妮·洛佛琳合著長篇小說生活的教訓 (Levensleer 一九二一)

他是今日與明日 (Van Nu en Straks) 雜誌的創辦人之一，又是 Groot Nederland 的編者。

所著長篇及短篇小說約有四十種，最著名者為窮人們 (Van arme menschen 一九〇二)，小驢馬 (Het
Ezelken 一九一〇)，如此如此 (Zoals het was 一九二一)，叔母們 (Tantes) 等。這篇孤獨者，即從他的短篇
集窮人們中譯出。

濃佛爾的小屋子是孤立在莽原之中……塗着赭黃色的粉的，凸凹龜裂的四面小小的破牆；
一個半坍的，在西邊遮着一片幽暗的長春藤的，灰色的破屋頂，有青色的小屏板倒懸着的兩扇小
玻璃窗；一扇爲青苔所蝕的蒼青色的低低的門；便是我們在那淒涼而寂靜的曠野中所見到的這

所小屋子……在那無窮的高天底穹窿之下，這所聳立在那起伏於天涯的樹林底遼遠而幽暗的曲線上的小屋子，便格外顯得渺小了。牠在那兒聳立着，在一種異常憂鬱的孤獨之中，在那刮着平原的秋天底寒冷而灰色的大風之下。

那認識他或祇聽別人講起過他的幾個人，稱他爲「濮佛爾」。沒有一個人記得他的真姓名。他過着一種完全的隱遁生活，離開有人煙之處有十二哩，離最近的村子有十六哩。人們所知道的，祇是他和他的父母一同住到那個地方去；那已經是很長遠的事了，那時樹林一直延伸到他的孤獨的茅舍邊。他的父親是做一個有錢人的獵地看守人而住到那裏去的。可是那有錢人因爲窮了，便把一大部份的樹林砍伐了變賣。祇有那個不值錢的小屋子，卻還留在那裏。濮佛爾的父母在那小屋中一直住到死，在父母死後，他還一個人住在那兒，因爲他已習慣於這一類的生活，他並沒有其他慾望，因爲他已不復能想像另一種生活了。

他有幾隻給他生蛋的母雞，一隻他所漸漸飼肥的小豬，一隻他用來牽手車的狗，一隻給他捕鼠的貓。他也有一隻關在小籠中在晨曦之中快樂地唱歌的金絲雀，和一隻貓頭鷹——這是一位

陰鬱的怪客人，牠整天一動也不動地躲在一個陰暗的巢裏，祇在黃昏的時候出來，張大了他的大又圓的貓眼睛，滿臉含怒地飛到小玻璃窗邊去，等濮佛爾把牠的食料放到牠的爪間去。田蛙，瓦雀，耗子。

此外，他周圍便一個生物也沒有了。在他親自開墾的荒地的一角上，他種了馬鈴薯，麥子，蔬菜；他到很遠的樹林中去打柴昇火。一大堆由四塊粗木板支維着的乾草和枯葉，便算是他的牀。他的衣衫是泥土色的。

他的身材不大也不小，微微有點佝僂，手臂異常地長。他的鬚鬚和頭髮是又硬又黑，他的顴骨凸出的瘦瘦的頰兒，呈着一種鮮明的酡紅色，而在他的鮮灰色的眼睛中，有着一種孿猛和不安的表情。

永遠沒有——或幾乎永遠沒有一個人走到他住所的附近去；如果不意有一個到來的時候，濮佛爾便膽小地躲在屋子裏不敢出來，好像怕中了別人的咒語似的。這樣，他竟可以說失去了說話的習慣了；他祇用幾個單字喚他的牲口的名字。他的狗名叫杜克，他的貓頭鷹名叫庫白，他的貓

名叫咪，他的金絲雀名叫芬琪。在他的心靈中，思想是稀少而模糊的，永遠限制在他的孤獨生活底狹窄的範圍中。他想着他的母雞，他的豬，他的馬鈴薯，他的麥子，他的工作，他的狗，他的貓，他的貓頭鷹。在夏天的平靜的晚間，他毫無思想地蹲在他門前的沙土上，眼光漠然不動地望着遠處，抽着他的煙斗。在冬天，他呆看着爐火，陷入於一種完全的無思無想的狀態中。他有時長久地望着那縮成一團打着鼾的貓，有時在那從小窗中穿進來的蒼茫的夕照中坐到那貓頭鷹旁邊去，看牠吞食着田蛙和小鳥兒。

他沒有錢，他甚至連錢的顏色也沒有看見過，可是每當他的豬肥胖得差不多了的時候，或是他的雞太多了的時候（這是每隔四五個月會有一次的），他便把牠們帶到一個很遠的村子裏去，去換各種的食物。他最怕這種跋涉，因為他一到的時候，那平時很平靜的村子頓時熱鬧起來了。

頑童們遠遠地看見他帶着那牽着裝滿了東西的小車的狗到來的時候，便立刻大嚷着：「濮佛爾來了，濮佛爾來了！」於是他們便喧嚷着成羣結隊地跟在他後面，有的人學着他的犬吠，有的

人學着他的豬叫，有的人學着他的雞鳴。那時漢佛爾又害羞又害怕，紅着臉兒，加緊了步子，眼睛斜望着別人；他跑得那麼地快，以致他手車的輪子碰到了他的狗的尾巴，而使牠哀鳴起來。他儘可能快地穿過了一排追逐着他的頑童，和一排站在門口的嘲笑他的鄉民，趕緊跑到豬肉雜貨舖去躲避。

在那裏，他躲過了殘酷的嘲弄。人們稱他的豬，人們和他論豬價，接着他使用他的豬價換了各種的貨物：第一是一隻他可以重新飼養大來的小豬，其次是豬油和香料，內衣或其他的東西，牛油，麵粉，咖啡，煙草，一切他長期的孤獨中所需要的東西。此外，雜貨舖的老闆和老闆娘還請他喝一杯咖啡，白麵包餅和乾酪，然後送他到門口，祝他平安（話語之間卻不免也混着一點冷嘲）。接着，喜劇便又開始了：漢佛爾剛托起了他的手車的扶柄，開口趕他的狗的時候，站在路對面的那些游手好閒的人們便哄然笑起來了。有一個游手好閒的人在車輪下放了一塊磚頭，因此他怎樣拉也不能把車拉動；他愚蠢地微笑着，搖着他的頭，好像這每次都是一般無二的惡作劇，還很使他驚訝似的；接着他放下了扶柄，費勁兒搬開了磚石，然後動身上路，不久又像初到時似的跑起來，身後跟

着一大羣的頑童，一直到離村子很遠的地方纔沒人跟他。

他這樣地在一種完全的孤獨中過度了許多年單調的生活，一直到一個奇特而混亂的日子，那一向離他很遠的人類生活，似乎親自走近到他身邊去。

有一天早晨，許多人在他的寒儉的茅屋附近顯身出來。那是一些很忙的人，在荒地上跑來跑去，手中拿着長鐵鍊和紅漆的杆子；他們把那些杆子束也插一根，西也插一根，接着他們又很小心地遠遠望着那些杆子。

那驚惶失措的濮佛爾躲在他的小玻璃窗後面。他一點不懂得那是怎麼一會事，可是他不久看見一個穿着城裏衣裳的人，後面跟着一個工人，向他的小屋子走過來。立刻，有人敲他的門。

——有人嗎？』別人在外面叫。

濮佛爾先是裝做不聽見，不願意去開門。

可是外面打門打得愈急了，他祇得走出去。

——朋友，』那位先生很客氣地說，『你可以給我們設法幾根細木棒嗎？我們現在正在測量那要從這裏經過的新鐵路。』

——啊，可以，先生，』濮佛爾用那他自己也聽不清楚的低低的嘎音回答。他到他的小屋後面去找了幾根細木棒來交給那工人。

——謝謝你，』那陌生人微笑着說。『你可要抽一根雪茄煙？』

——你太客氣了，』濮佛爾用那同樣的嘎聲回答。

那陌生人拿了幾枝雪茄煙給他，接着用一種勝利的聲音對濮佛爾說，好像他的話會使濮佛爾很快活似的：

——以後這裏不會這樣荒涼了，我對你說！』

那眼睛蒼白，畏人而充滿了不安的濮佛爾沒有回答。

——我們在此地築路，』那陌生人補說着，作為上面一句話的解釋，同時向那個奇特的人斜看了一眼。

可是濮佛爾還是一句話也不說。於是，說了一聲「再見，我們晚上把你的木棒拿來還你」，那陌生人便帶着他的工人走了。

一條鐵路！濮佛爾想着，他害怕起來。這條鐵路在尚沒有存在以前就深深地使他不安了。

他多麼地願望那條鐵路不通過來！過着隱遁生活的他，很怕那些老是嘲笑他的人們來臨。然而，在他的心中卻起了一種好奇的情感，這好奇的情感不久又漸漸地變成了一種熱烈的願望了。他先逃到樹林中，可是他的恐懼漸漸地減小下去，竟至不久去看那些人們工作，甚至和那些實在對他無害的陌生人們說起話來。

——呢，濮佛爾！他們開着玩笑說，「路一築成之後，這裏可要變成很有味兒的了，可不是嗎？那時你便會老看見那些漂亮的火車開過，車裏坐着國王們，王子們，公主們。」

——那麼附近會有一個車站嗎？濮佛爾問。

——不；這條路祇是用來縮短特別快車的路程的。可是，噲，他們開玩笑說，「祇要你用你的手帕打一個號，火車便隨時會停下來。」

——我從來也沒有見過火車，」濮佛爾回答。

於是他便沈思般地回到遼遠的樹林那邊去。

他不久看見火車來了：那是一些小小的機關車，叫起來聲音很尖銳，曳着一長列的沒頂貨車。人們從那裏卸下一大堆一大堆的沙土，枕木和鋼軌。他並不害怕；祇是有一點也不懂，又十分驚佩。最使他驚異的是那些沈重的車子那麼聽話地沿着那兩條鐵軌走，而永遠不翻倒。

——怎樣會有這樣的事！」濮佛爾想。於是他常常去看，心想那車子隨時會鬧出一件意外事來。

沒有意外事鬧出來。成着直線，穿過了荒地和樹林，那條路線不久便從這一端地平線通到那一端地平線，最後竟可以通行華麗的大火車了。

行落成典禮的時候，濮佛爾也在場。

他是在鐵路的路堤下面，和幾個築鐵路的工人在一起。在那鐵路迤邐而去的天涯，有一件像

是一頭喘息着的黑色小牲口似的東西在動着，又似乎異常急忙地趕來；接着，牠好像被怒氣所漲大了似地一點點地大了起來，飛快地跑上前來。牠不久變成了一個怪物，把火吐在地上，把煙噴到空中，像一個騷響的大水柱似地經過，帶着一片蒸氣和鐵底震耳欲聾的聲音，簡直像是一個大炸彈。

濮佛爾喊了一聲，腿也軟下去了；他張開了他的臂膊，好像受了致命傷似的，暈倒在地。

那些做着手勢，向那經過的火車高聲歡呼着的鐵路工人們，嘲笑着那不幸的濮佛爾。

——甚麼都沒有碰碎嗎？你還活着嗎？——

那害羞的濮佛爾一聲也不響地站了起來，蹣跚地向他的小屋子走過去。

那些幾個月以來在那個地方工作而生活的人們，現在都已經走了。濮佛爾又恢復了他的完全的孤獨，祇有每天四次，早晨兩次和下午兩次，受着那從兩面開來的國際大列車騷擾。而那不久已克制住自己的最初的恐懼的濮佛爾，常常去看牠們有規則地經過。在那大怪物要出現的時候，